

书法演变中的遮蔽现象

衡正安

一种文化的存在总伴随着孕育、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其延展性、扩充性、丰富性容易被我们所关注和认识,而其遮蔽性和封闭性却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有时延展、扩充、丰富是自然的,是文化内部的规定性,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恰恰遮蔽性才是从古到今,从旧到新,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节点,是文化发展的关键,也是一种艺术现象得以创变的前提,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是如此。

书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在每个时期形成自我系统,每个系统一旦形成就按照自身的规律演变和发展,如篆书系统、隶书系统、楷书系统、行书系统以及帖学系统、碑学系统、碑帖结合系统等。各自的系统在不断演化、丰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衰减、式微、封闭,衰减、式微的结果就形成遮蔽,遮蔽被打破便形成新的系统,循环往复不断地演化发展。书法发展的遮蔽现象从有文字产生的那天起就开始孕育、规定、形成,并贯穿于整个书法史。

遮蔽现象有小遮蔽和大遮蔽

之分。

我们先来谈谈小遮蔽现象。所谓的小遮蔽就是在一段的历史时期内,书法在一种书体内产生的遮蔽现象。如篆书系统,大篆到小篆其中有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和秦篆等,这个系统主要以实用作为演变的驱动力,以适应社会日益发展的交流需要,最终以小篆这种装饰性强,过于整饬而封闭;如隶书系统,隶书脱胎于草篆,至东汉为盛,以唐隶为衰极而封闭;楷书系统,从晋人小楷到南北朝碑刻,唐楷的鼎盛,宋元之后楷书逐渐衰败,明清馆阁书体的出现,昭示着封闭现象的到来;帖学系统也是如此,以“二王”为滥觞,产生了高韵的魏晋、尚意的宋元和尚姿的明代书风,这个系统主要以行草书体为主,在审美和实用双重力量的驱使下,以明代晚期孱弱的帖派书风出现开始式微,随之碑学兴起。以上是小遮蔽,小遮蔽孕育了大遮蔽也寓于大遮蔽之中。

我们再谈谈大遮蔽现象。如果拉大历史的长度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三千多年书法史的演进,各种书体越来越多、书写技巧也越来越丰富,如篆隶楷行草以及介乎各书体之间的书法样式,各个朝代书法名家辈

出,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其笔墨技巧越来越难、艺术语言也越来越丰富。然而,其中两个元素在不断的衰减、弱化,一个是古质气息在衰减,一个是宗教神秘性在淡化,前者因简单的原始文化所致,后者与文字“事神”有关,这两点是汉字成为书法的重要基础,是在书法的源头篆书系统中孕育、生发。古质,是用笔和结体的简约带来的,神秘性是文化背景造成的,这种古质和宗教性看似无影无踪,捉摸不定,但对于书法,以文字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审美现象非常重要,因为书法的根和魂在其中,如果失去了就和一般的文字符号没有本质的差异(例如现在的简化字、美术字)。所以,清代碑学的兴起从形式上看是对三代碑碣的模仿、挖掘、往回走,其本质是对悠远古质的追寻和对“丑恶文化”的回望。

遮蔽现象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遮蔽现象形成之初是为了形成自我系统并保护和完善该系统,但发展到后期就必然导致封闭、僵化,走到了事物的反面。遮蔽现象是必须要打破的,只有打破这种遮蔽,文化、艺术才能不断丰富、演进甚至创变。打破遮蔽现象的唯一方法是碰撞和交流,这

个碰撞与交流是有条件的,必须在两个不同的但又有一定关联的系统间发生,一个系统的遮蔽肯定不在本系统中被打破。例如:篆书系统的遮蔽不能靠篆书系统的本身,楷书系统的遮蔽也不能靠楷书系统来打破,这是小遮蔽的情况。如果是大的遮蔽,如整个书法历史所发生的遮蔽现象是不能靠书法本身来打破,她需要姊妹艺术、大文化的滋养以及外来文化的碰撞。

令人深思的是文化艺术的遮蔽现象往往是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但一旦形成就非常牢固。遮蔽现象一般在较短的时段内或没有文化参照系的情况下很难被发现,所以,我们不能只低头创作,而不去思考与反思。遮蔽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法摆脱的,但可以延缓、可以自我避免、是可以转化的。同时,遮蔽有时也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动因,正是在遮蔽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形成的演变中得到发展和丰富。更应该看到的是:遮蔽现象的初衷是积极的,是为了不被“侵犯”而逐步形成的自我保护系统。

思想史证明:谁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发现并打破这种遮蔽,谁就能创造历史。

难忘“一分钱”

任真

流光易逝,转眼到了著名音乐家潘振声十周年的祭日。想想他的音容笑貌,我觉得他似乎仍在歌声和鲜花丛中,没有离去——

潘振声是蒙古族,曾在上海市做教师、广播台文艺编辑,后支边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任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调入江苏省文联,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竭诚为文艺家服务。他为人厚道,从不摆架子,是位谦谦君子,同事们都习惯称他“老潘”。

我与老潘比邻而居。十几年前,孙女儿岑跟我们过,上幼儿园,五音虽不全,然爱唱歌,是家里教唱的角色。可初遇陌生之人,却不免躲来闪去,有些害羞。老潘退休后,童心未泯,每次见到岑,老潘总爱笑嘻嘻地逗她。

怎么称呼他好呢?叫潘爷爷吧,很难说会给孩子留下多少印象。老潘颇具声望,被誉为当代“儿歌大王”,于是我选择了岑最喜爱的启蒙歌曲之一——《一分钱》,便轻轻告诉她:“《一分钱》那首歌,就是这位爷爷写的,你就叫他‘一分钱’爷爷吧。”岑点点头,只是没好意思叫出声来。然岑转身悄悄问我:“那,警察叔叔把钱又交给谁了呢?是不是那些穷孩子?”哦?见我难住了,她却要我记得,下次问“一分钱”爷爷。

一夜春风,吹得秦淮河岸边烟袅袅、草萋萋。每见远处长堤上柳丝低垂,清香飘逸,岑便手之舞之,唱起了儿童歌曲《春天在哪里》。在这首儿童乐坛的世界名曲中,红花、绿草和小黄鹂,是一系列春天的变奏。我告诉岑,这首歌也是“一分钱”爷爷写的。她惊奇地吐了吐舌头,竟生疑窦:“‘一分钱’爷爷的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听的歌?”

有一阵子,见老潘家的门窗好久没打开,岑便问“一分钱”爷爷哪儿去了?我知道,老潘其时精力充沛,创作欲不减当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他给孩子们留下了《小鸭子》《一分钱》《好妈妈》《嘀哩

哩》等著名儿童歌曲。为了实现创作56个民族儿歌的梦想,他正在各地采风,搜集、整理资料,忙得不亦乐乎。岑喜欢中国拼图,我就指着拼图,跟她说,“一分钱”爷爷很辛苦,又到外面寻找“春天”去了。

从此,路过老潘寓所,岑总会向它投以好奇的一瞥,猜想那一扇扇深邃而温馨的窗子里,隐藏着多少迷人的歌。

后来,岑被她爸妈回国接去,继续上学。孩子一走,我们顿感身边缺少了什么。老潘一见我们,也曾问起岑哪儿去了……

然而,没等见到岑,更没来得及再润色自己的儿歌新作,老潘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匆忙,令人悲痛。他的走,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前不久,据《扬子晚报》报道,一张截图在朋友圈流传,著名儿童歌曲《一分钱》被改成《一元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表示,这首歌写出了儿童天真、纯洁、可爱的心灵,传扬的是拾金不昧的品德,不需要改编。老潘的女儿马蔚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爸爸这首歌写的是孩子天真无邪,捡到钱要交给警察叔叔,跟物价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经典就是经典,我们今天唱来仍然可以体会当时创作者的心血。”

是的,经典就是经典。诗人杜牧奉命由宣州前往扬州聘问牛僧孺,途中所作七律《江南春》,乃千古绝唱。“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即兼有听觉与视觉之美,气象如此之阔大,却引来吐糟。吐糟者竟是明代大学者杨慎,他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故把“千里”改为“十里”。这一改,似乎接近“真实”,但也不为世人所喜闻乐见了。看来,对久唱不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著名儿童歌曲《一分钱》,亦不宜像杨慎那样多事。这不仅是对音乐家,也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尊重。

儿童属于未来。人类长存,灯火不灭。伴着优美的旋律飘香的歌,老潘与世同在!

马小伟笔下的姑苏遗韵

叶雷

漫步古老平江路,穿越苏州旧时光。新年伊始,《马小伟:穿越弄堂的风》个人艺术展览在苏州近代吴门大师张辛稼故居“鹿人画廊”开幕。23幅传神逼真犹如摄影的钢笔水彩画作品,令众多慕名而来的苏州观众叹为观止。开展首日,展出作品几近售罄。

求学和毕业于上世纪中国堪称“最辉煌10年——八十年代”美术高校、专攻西画的马小伟,学生时代其创作的作品,就多次参加省、华东六省一市和全国青年美展并获奖,循着这条艺术轨迹,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油画家或水彩画家,但是他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的潮头,进入了建筑设计

的事业。并藉此对古典建筑设计和苏南明清园林、民居产生了深厚感情,参与了苏州、南京及苏南多处地标性建筑和江南民居的建筑设计,广受好评。

尤值得称道的是,此间,他留下了许多结合工作创作的、有着浓郁肥硕的青菜时,仍心生欢喜。因为,我知道,不论冬天如何寒冷,不论风雨如何疾厉,那小小的青菜都会迎风而生,沐雨而长。在一场场风刀雨剑的摧折中,它们正经历着冬天里最坚韧最美丽的生命成长。

我们种的是青菜,收获的却是生命的欢喜。做一棵菜吧,冬天的菜。走过寒冬,你的人生,还会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吗?

昔岁月珍贵记忆佳作的机会。

画家引领着观众,漫步走进苏州平江路喧阗之后的宁静,在这一条沿河的小路,在这特色的典型水乡,在这苏州古城的缩影里,人们可以通过他的画面,聚焦某个建筑,从某个角度,自某个焦点,去沉思,去怀想,去品味,在穿越中领略姑苏遗韵。给老苏州人、新苏州人,游苏州人,一种别样的观照,留下难忘的回忆。据说贝多芬在创作著名的《英雄交响曲》时,曾受到巴黎圣母院等建筑的启示。18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阐述了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描绘建筑遗存,追寻其遗韵,犹耳边余音袅袅,不仅对作为画家的建筑设计师来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享受,也同样引起观者的共鸣。

人们之所以特别欣赏马小伟笔下的钢笔水彩作品,还由于其与迄今所见的以往钢笔水彩画不同,并非仅仅使用钢笔勾勒轮廓,而即施以水彩,而是充分运用钢笔的多种使用技法和他独创的心得结合,对近现代建筑遗存的致敬,作深入细腻的描绘与探寻,以期透过画面去真正触摸那个远去的时光、居住的故人,那个过去,在这个建筑,那时的姑苏城里、平江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钢笔水彩画是与世界接轨的画种,也是人们的钟爱。艺术——其实人们往往会感到,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灵感应,这也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的缘由吧。

期待马小伟有更多的好作品面世。



《扬州雪景》 赵逸丹摄

包洪玲

一副画

看
雪在下
白了山头
白了乡间路
我在开满冰花的窗上
哈口气
画枝梅
又把火炉烧得旺旺
时钟滴答
耳边传来你归来推门声

连载 ⑧

顾浩

(九) 习近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红楼梦》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学问。此书问世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读了三百年,研究了三百零年,直到现在,人们还爱不释手,阅读它,研究它,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而弄清《红楼梦》的作者是什么人,是读懂《红楼梦》的一把金钥匙。我们一定要遵照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通力合作,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论证,解决好这一重大课题。

《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

学术问题往往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决不可以简单地以我对你错来评功论过、说荣道辱。一百年前,是胡适、蔡元培等先辈拉开了红学研究序幕,我们忘怀不了他们。俞平伯、顾颉刚、王国维等都在红学领域留下了可贵的业绩。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为红学研究献出了毕生精力,功不可没。而今活跃在红学领域的众多红学专家和红学爱好者都在红学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果不是大家一茬接一茬地付出心血与汗水,哪有红学园地百花争艳的今天!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现在,根据众多

红学专家、红学爱好者长时间艰苦探索的结果,我坚定地认为,是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如果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能基本形成共识,我建议,《红楼梦》再版时,还是署“曹雪芹著”,只要在再版前言中说清楚“曹雪芹”为何许人也就行了。我之所以提这个建议,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外广大读者已经非常熟悉名为“曹雪芹”的这位大文豪了,把“曹雪芹”认定为曹雪芹的笔名也是很妥当的。

当然,我也决不会把论定《红楼梦》作者这件大事看得那么简单。如果有人用更有力的证据、更充分的理由,论定《红楼梦》的作者确实是

另外一个什么人,我也决不会固执己见,一定会尊重事实,相信科学,服从真理。在《红楼梦》作者是谁的问题上,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争论是不可避免、不可或缺的。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才能形成正确的结论;只有在不同观点碰撞时,才能闪耀真理的光芒。解决这个问题,既不可操之过急,也不能久拖不决。一部流行人间三百年的鸿篇巨著,处于中国历史发展新时代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的真正的作者请出来!这样,我们才对得起伟大的祖国,才对得起伟大的中华民族,才对得起伟大的新时代,才对得起伟大的《红楼梦》!

种菜偶得

靳小倡

那时候,父亲身子还很硬朗。小时候,屋后有一大片荒地,父亲便垦了荒。天渐寒的时候,父亲把土铲松,抚平,将种子撒下去。然后,用细竹棍在地表轻轻扒一遍。种子被泥土覆盖,这样就不怕生禽啄食了。

我问:“爸,天越来越冷,菜能种成吗?”父亲的做法与我从书中得来的“春种秋收冬藏”知识全然不同。

父亲说:“我们这偏南,气候条件正好。况且,我们种的这些蔬菜容易成活。”

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没过多少时日,菜籽发芽了。松柔平整的泥土上,柔嫩的芽如翠绿的星,一片生机。

再过些时日,天气愈发寒冷。动辄风雨交加,寒气逼人。每下一场雨,天便冷一分。可是,雨越寒风越劲,青菜长势越喜人。一大片一大片厚实的叶子,在风中,尽情摇摆。雨水沿着菜叶刷刷地流下,把

菜叶洗得更加青翠。原来,这些可爱的小生命,是喜风喜雨的。越是寒冷,生命力越是蓬勃。

数月后,地里所有的作物都长熟了。而此时,恰值寒冬。我和父亲穿得厚厚的,到地里摘菜。父亲摘青菜,茎叶叶肥。而我,负责拔萝卜。萝卜深藏,从菜叶上分辨,并不知根的大小。一棵棵地拔,个个洁白浑圆,这便是最欢喜的时刻了。因为,我们有了冬天里最美的收成。

自儿时与父亲种菜之后,我便